

李一兵老师斯文而缜密，是我们的良师挚友，只是守身如玉，直到跨入21世纪才终于安家生子，我们也算放了心。

我们热汽系（当时热能系和汽车系合为一大系）也从不缺乏激情和光辉事迹。当时的系足球队、辩论队在全校都赫赫有名。汽61班不仅为系足球队贡献多名主力，班篮球队还分别两度拿下全校班联赛的冠军和亚军……其中特别要提的是班上的绝对主力游卫东同学，他是校田径队成员，学习出色，毕业时获得免试读研资格。1995年他回到家乡创业，却在事业初见曙光时因抢救他人而不幸牺牲，年仅31岁。扼腕之余，总觉得我们依然相聚在一号楼，相聚在教室，在球场，在清华园……

我始终觉得清华园最经典的还是老校区，清华学堂、大礼堂和草坪前的日晷还有一教等，构成了永恒的学园。我特别爱到清华学堂上自习，尽管灯光有些暗，但人均面积很宽敞。还有工字厅、荷塘、荒岛、西大操场、体育馆、老图书馆……仿佛又看到了吴晗、闻一多的雕像，依稀触摸到那些石刻：“行胜于言”、“清芬挺秀 华夏争辉”、“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人们对于自己的经历总会不自觉带着某些偏好在取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依然珍藏的更为恋旧。在清华短短五年，最让我印象深刻又常令自己惭愧的，还是新生入校在主楼前听报告时清晰记得的那两条要求：一是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二是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现在当同事朋友戏称我为“青蛙吴”时，我慢慢觉得其实大多数“青蛙”们都很普通，唯独能支撑清华乃至发扬清华的只有这种不变的自强和发奋的精神，也是“青蛙”们终生的追求和骄傲。■

剑道

○ 钱进（电机系）

“剑”、“剑客”这样的字眼对于任何一位年轻气盛的青年人来说都无疑是有着无群吸引力的，更何况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在上海徐汇区的武术队里混过几年，会时不时地幻想一下自己将来能成为行侠仗义的侠客，不过那时倒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真有一天会当一时的剑客。

我是1986年入学的，在清华的前三年都交代给了校文艺社团。当了几年的舞蹈队队长，也在即将进入大四的时候交接给低班的同学了，那个时候又恰逢1989年的秋天，一直是忙碌的生活一下变得闲来无事了，这时有件一直恋恋不忘的事便乘机涌上了心头。

早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曾在校园里看到过校击剑队的队员们在训练，当时我就觉得击剑这项运动真是帅呆了：一身白衣白裤，白色的面罩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一把长剑居然和左罗的那把一模一样！优雅的击剑姿势，既绅士又英武，当时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觉得这运动简直就是为我设计的。于是我马上兴冲冲地跑到体育教研组那里打听情况，这一打听不要紧，竟然得知校击剑队刚刚解散了！不过我向来不是一个肯轻易认倒霉的人，我寻思了半天，心想队伍是解散了，那教练应该还在吧？经人指点我找到了原来击剑队的主教练郑老师。郑老师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先生，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在我由衷地表达

了一番对击剑运动的仰慕之情之后，老先生很客气地把我回绝了，说学校已经取消了击剑队的编制，而且他也马上要退休了，这事没可能。我只能灰溜溜地回去了，但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对击剑运动是非常有感情的，我就琢磨着即使队伍不在了，但老先生能不能私底下教教我呢？咱不求名不求利、就是喜欢击剑，能学个一招半式、过过“剑客”瘾也就知足了。正好当时校艺术团活动、练功的教室就挨着体育馆，我也经常会到体育馆里去练练体操，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跑到郑教练那里不厌其烦地重复表达一下我对击剑运动的热爱、恳请他老人家能收我这个关门弟子，云云。同时我还广泛发动群众来当我的说客，当时我和学校体操队的高教练关系挺好的，于是我也请他帮我到郑教练那里说说情，比如咱有舞蹈的底子，外加体操的架子，劈个叉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因为击剑还是要腿脚的柔韧性的。

就这么经过几个礼拜的软磨硬泡，估计郑教练也给我弄烦了，最后竟然就收我这个徒弟了！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郑教练第一次带我去领剑的情景，他带我走到体育馆的一个小仓库门口，打开已经有些灰尘的门，里面赫然躺着很多的剑、头盔和白色的击剑服。那天，他问重剑、花剑、佩剑里我喜欢练哪种剑，我毫不犹豫地选了佩剑，因为佩剑和左罗用的剑几乎是一样的，同时也是最接近实

战的一种剑，觉得佩剑最好玩、最神气。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摸到了剑，真不容易啊。

从那时起，在清华老体育馆外面的走廊里，经常会看见一位老先生就带着一个徒弟在那里练剑。一开始是练习单调的基本动作，弓步、劈剑、搁档等，这一练就是2个多月，到后来可以和教练一起对练。当时我和教练的处境都不怎么样，郑老先生纯属免费、义务地在教我；我也不能像其他正规运动员那样，每个月都能从学校领到一定的营养补贴和去专门的运动员餐厅吃饭。但对此我毫不在意，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对练击剑的热情。常常是郑教练和我练完了训练课、或当天没有训练课我一个人都会自己练，几乎天天下午都可以在老体育馆的走廊里看到我那孤独的身影，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痴迷的境界，甚至回到宿舍，晚上没事也会把剑拿出来在走廊里比划比划。由于没有队友，连个陪练的对手都没有。说实话，一个人练确实蛮单调的，要耐得住寂寞真不太容易。

这一练就是小半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和郑教练练得差不多了，老先生可能也觉得我老一个人练不是事，缺乏实战经验，当时北京体工大队的总教练陶金汉先生和郑老师正好是大学同学，他们就在和清华一墙之隔的北京体育大学里，于是他就动用关系给我走了个后门，介绍我到体工大去蹭课，这样我每周都会有几天骑自行车到体院去练。体工大队伍里的都是专业运动员，剑术自然高强。和我对练，那就像大人和小孩打架，玩似的，根本不是对手。不过陶教练对我还是非常好的，一直十分认真地带我练。

和“武功高强”的人一起练，绝对是提高剑术的一条捷径！

这一恍就是一学期又要过去了，快到1990年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郑

教练兴高采烈地跑过来，告诉我说广州的中山大学要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大学业余击剑比赛，届时还会邀请香港的大学来参加。问我愿不愿意代表清华去比赛，当时我一听说有比赛，那甭提有多高兴了！虽然练了一年的击剑，但从来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的比试，你想想击剑队都解散了，哪还敢奢望代表学校出去此赛？能有比赛的机会当然是属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了。

当时由于没有击剑队的编制，还是郑教练特别地向学校申请了一点路费去买到广州的火车票。有了比赛的目标我练起来就更带劲了，因为马上要放暑假了，我得回上海的家，我就问郑教练能不能介绍我去上海的体工大队伍练练，做最后的冲刺。郑教练真不愧为中国击剑届的元老，哪有他不认识的呀？他马上给上海体工队击剑队的总教练艾大钧先生打了个招呼，于是暑假我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来回十来公里去坐落在上海梅龙镇的上海体工大队伍驻地训练。艾教练对我也是十分热情和关照，当时恰逢暑假，那里有很多少年体校的学生在那里集训，非常热闹。

击剑是个技术活，技巧性非常强。虽然相对体校学生我是“身高马大”、力量也大多了，但他们从小就练击剑，小小年纪都有好几年的“剑龄”了。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个体校的学员，身材瘦小，可他老是能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地击中我的手背！气得我哇哇直叫、干着急，很是无奈。同时击剑也是个体力活，尤其是在夏天里练击剑，三伏天还必须要穿着厚厚的击剑服进行训练，就在那个时候我明白了啥叫“汗如雨下”，一会儿整个击剑服就会湿透了。常常是累得趴在地上，伸着个舌头像狗一样的大口喘气。实在热得不行了，就光着膀子穿一件击剑服上衣，后背还敞出一块来透气，一不小心就被对手

的剑抽到后背，抽一下就是一道血印子。

经过在上海体工大队伍一个月的艰苦集训之后，我和郑先生师徒二人一起踏上了南去的火车，我们是那届比赛里最精干的一支参赛队伍：一个教练、一个队员。

上帝是公平的，一年以来的执著和艰苦训练终于有了回报，虽然练习击剑时间并不算长，但咱是师出名门，同时又得到了北京体工队和上海体工队的“真传”，和高手练多了，再回头和纯业余的打，自然是赚便宜了，结果得了个佩剑比赛的冠军。我们师徒二人自然是喜出望外！真是：

一个教练，一个队员，一把剑，一个冠军。

之后我练剑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说来也巧，到了第二年的暑假，又在上海进行了第二届的大学生业余击剑比赛，虽然我当时刚刚毕业并回到了上海，但还是代表学校去参加了在家门口举行的比赛，结果又是一个教练、一个队员、一把剑和一个冠军。

近二十年过去了，至今我还在上海的家里藏着那把参加比赛的剑。虽然离开学校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摸过剑，但练击剑的这段经历却让我明白了一些一生都受用的道理，简称“剑道”：

“热爱”就是天赋

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真的有什么击剑天赋可言，但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比“热爱”更能驱动一个人不计得失地追求一件事情了，追求久了就能成为天赋。

“专注”是成功的基础

不论一个人的天资如何，只要能做到心无旁骛地“专注”、聚焦于一件事情上，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天道酬勤

尽人事，听天命，只要尽力了，上天自然会给你一个公平结果的。☞